



疑人窃「板」

马蒋荣

“疑人窃斧”的典故出自《列子·说符》：“人有忘铁（通“斧”）者，意其邻之子。视其行步，窃铁也；颜色，窃铁也；言语，窃铁也；动作态度，无为而不窃铁也，俄而掘其谷而得其铁。他日复见其邻人之子，动作态度，无似窃铁者。”在读小学时，就从老师那里听到了这个“疑人窃斧”的故事，当时觉得非常好笑，心想，这世界上怎么可能会发生如此奇葩的事情呢？我才不信呢！

不料半个多世纪过去后，这记载在古代竹简上的故事居然发生到我身上了，而且还差点闹出大事来，只是疑人窃斧换成了疑人窃“板”！

我家的商品房购于2001年，当年装修用的自来水管是普通的铁管。十几年后自来水管不仅因为渗水问题请物业帮忙捉漏修理过两次，而且出水量越来越小，家里的热水器已经成了摆设。曾经买了一个大功率的接力泵，但也只是稍稍好了几天。物业师傅告诉我，我家的自来水管是由水的污垢堵塞造成的。正好小区的总水管也发生了和我家一样的情况并开始了自来水管的二次改造，于是我也联系了一家主营进口PPR自来水管材的公司，公司马上派了一位四十几岁的繆师傅来我家施工安装。

实事求是说，在装修好的老房子里安装水管要比毛坯房难度大很多，费工费时又费脑，好在繆师傅技术好有经验，在没有破坏一点原来装潢结构的情况下完成了我家三室两厅两卫新水管安装测试工作。由于当天实在太晚了，因此我让繆师傅先回去，自告奋勇地说卫生间屋顶的扣板由我自己来复原。

第二天我把扣板按编号一块一块复位后，发现无论如何找，天花板上也少了一块30cm见方的扣板！于是发动全家找遍了角角落落，但就是没有。于是我想起昨天繆师傅离开我家的时候好像走得很急，一个大的木板工具箱关门关得又有点快，而且这个箱子的大小正好有两块扣板那么宽大……嗨，是不是繆师傅把我家的那块扣板带走了？对，有可能的！他曾经在安装时说过我家这个扣板质量很好的，他不久前干的一户东家也是这个颜色的扣板，但被他不小心压扁了一块，到现在还没有配到。因此我想一定是他带去赔给那户东家了！

于是，我小心翼翼地给繆师傅打了电话，问是不是“不小心带走了一块扣板”？繆师傅听了我的话，表示莫名其妙，他说他要那扣板干嘛？这一来，我感觉这扣板更像是繆师傅“顺走”了，准备给派他来施工的公司领导反映一下。

正在这时，我老婆用了一根小木棍，正在一块一块敲着所有安装好的扣板，突然她发现有一块扣板敲上去的声音和其他扣板发出的声音完全两样，于是，让我拆下来看看。原来，我把两块扣板叠在一起安装在一个位置上了！

一下子，烟消云散，笼罩在繆师傅身上的所有疑点都没有了。原来是我重复了古人疑人窃斧的故事，只不过把“斧头”换成了“扣板”。

事后想想，不是吗？在我们现实生活中也有同样的情况，同事争端、邻里纠纷、夫妻反目、兄弟阋墙，大多也是由这样或那样的误会造成的。如果静下心来退一步想一想，仔细找一找自己的“角角落落”，或者请善意的第三人参谋参谋，或许事情会变得好办很多！

上海社联成立于1958年。它在筹备阶段就指导所属学会的成立工作。1956年9月9日成立的语文学会便是其中之一。是年，我刚从复旦大学中文系语言学专业（当时称“专门化”）毕业，不久就参加了这个跟我专业对口的语文学会，时光荏苒，至今已逾一个甲子了。

一直以来，语文学会很重视研讨和贯彻国家的语言文字政策。如上世纪的五六十年代，国家当时提出文字改革的三大任务：简化汉字、推广普通话、制订和推行汉语拼音方案，学会就曾组织过多次研讨活动。对国家提出的“三大任务”大家都很赞成，但深入到具体问题的讨论往往就有不同意见。如制订汉语拼音方案，到底是采用拉丁字母好还是采用斯拉夫字母好？经过多次讨论，上海语文学会最终一致赞同陈望道先生的观点：以采用拉丁字母为宜。望道先生是近

现代中国语文现代化的重要参与者，认为拉丁字母在中国的运用已有较长的历史和广泛的群众基础，也符合当前世界多数语言的文字采用拉丁字母的实际状况。参加类似这样的专题研讨会，对我这个青年会开拓宽对语言文字认识的深度和广度来说无疑是有帮助

的。上世纪70年代末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学会工作大不同于过去，呈现生机勃勃的新局面，会员参与学术活动的热情很高。我既是学会会员，又是学会的负责人之一，除自己参加国内外学术交流活

动以外，还积极寻找机会，开展学会与国外及港澳台地区学术机构的合作。这方面我印象较深的一个例子，是与香港中国语文学会会长姚德怀先生的多年合作，姚先生祖籍宁波，生于上海，后随父母移居香港。他专长数学，曾任香港中文大学数学系教授，但对中国

居的建筑风格，还体现在砖雕、石雕、木雕和壁画上，内容以“鳌鱼、渔樵耕读”之多，雕镂精湛，造型丰富、结构严谨，处处讲究韵律美，石门高如同一本尘封千年的“立体古书”，向世人讲述着古村的文明史，留下各自的印记，建筑是这些历史的最好语言。



时代工匠（版画）董介吾

语文情有独钟，多年坚持业余研究不辍，后来就索性专事语文研究，筹建香港中国语文学会，编辑出版《语文建设通讯》至今。1981年姚先生邀请我去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普通话专题研讨会。此后，我跟姚先生联系不断，并且促进了

语文学会与我

许宝华

沪港两地两个语文学会之间的合作：1999年12月，在上海科学会堂联合举办了“沪港面向21世纪中国语文学术研讨会”。会议期间，姚先生又欣然同意我的建议：由沪港两个语文学会联合举办一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经过酝酿、协商，2001年3月，“第一届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在苏州大学成功举行，姚先生和多位香港学者前来参加。会后两个学会还合编了《吴语研究

论文集》。此后，每隔两年举办一届的国际吴方言学术研讨会，连续三届，姚先生和香港的多位同行学者都仍来参加，会议和会后出版论文集的费用也都仍主要由香港中国语文学会提供。当时我会的活动经费还不宽裕。现在回想起来，是要感谢姚先生和香港中国语文学会对吴方言研究的支持的。我会一直比较重视和关心年轻会员的成长和培养，如支持成立“青年语言学研究组”、“研究生和青年教师学术沙龙”、“中青年现代语言学研究

会”等，并为他们开展学术活动和出版交流刊物、发表论文创造一些条件。年轻会员思维活跃，勇于开拓，学术上常有创新之见。在工作与学术上，他们勤奋不懈，刻苦砥砺，通过参加学会活动，学术上成长和进步更快，后来大都成为本单位教学和科研工作的中坚，有的在社会上也有相当声誉。以我本人言之，入会60余年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石门高的山明水秀，历来被文人墨客所青睐，晚唐罗隐、明代李宗泗、蒋宽等著名诗人，均都有记载，在石门高妙笔生辉，名烁千秋。山体朝西北向的山坡岩壁上，有一块长宽约2.5米的花岗岩，至今保存着唐代石刻“桃花坞”三个大字，清晰可见，旁边的碑文则风化不清了。大诗人李白于唐乾元二年，曾在此怀念桃花坞的风土人情，写下了《忆秋浦桃花（坞）旧游时寄夜郎》诗：“桃花春水生，白石今出没。摇荡女萝枝，半挂青天月。不知旧行径，初举几枝藤。三载夜郎还，于兹炼金骨”。回味无穷，经典久传。

神秘石门高，魁星文化村。出村东上攀二百米，站在魁峰上，凌空俯瞰，哇，你惊奇地发现，古村依“风水”布局成“北斗七星”状，村口建有文昌阁，船形房，村水口建太子庙，村内保存有乙学院、振瀛院等私塾，无不昭示高氏家族，坚持以“读书、夺魁、出仕”为最高境界。唐长庆年，高氏高子军获翰林院大学士，举族欢庆，在魁峰刻下占地十四平方米“魁”字，巨型石刻，魁星高照，可谓“中国第一魁”。从此，文焰魁峰，山光焕发，成了江南大观，乡试（古代省级考试合格者称举人）学子们纷至沓来，焚香祝祀，登魁峰，拜魁星。当地流传民歌：石门高，魁星照，灵山开，龙门跳……不少游人前来发掘古村深层次的历史和文化内涵，到魁峰，虔诚地祭拜魁星的乐章，聆听千年文化的脉动。

巢云诗钞（三十）汪涌豪

雅典卫城帕特农神庙感怀

萧条宿草外风烟，迢递榛芜有祀田。几处按歌伤矮柱，一尊对月吊危椽。玉堂劫火空遗堵，金殿孤魂尽滞阡。万斛闲愁流日夜，独瞻六合置觞弦。帕特农神庙耸峙于雅典卫城的最高处，供奉的是为雅典人带来和平与智慧的城市守护神雅典娜。“帕特农”意为处女，是雅典娜的别名。女神神庙内除了原本有一尊高12米的黄金象牙镶嵌的女子神雕像外，东西两边的山墙上还另镌刻有歌颂她的巨型浮雕。然而自建成后的两千多年里，这座代表了古希腊建筑最高成就的神庙就历尽劫难。不仅金玉镶嵌的雕像下落不明，继被改作教堂和伊斯兰寺院后，先是庙顶和殿墙被威尼斯军队炸毁，后山墙浮雕又遭英国人盗割，且过程中有的整块毁于斧凿，有的零碎沉入海底，以致今人只能看到46根多立克石柱勉强支撑起一个矩形的柱廊结构。然而正所谓“惟残缺才产生美丽”，在每年不同的季节和每天不同的时段，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会暂时搁下各自热衷的胜业，赶来这里朝觐。这其中，有的人并不清楚它的历史，只是看个热闹。但有些人则不同，面对眼前的断壁残垣，仍听得到那个时候的歌哭，并体会得到历史尽头的沧桑。

希腊圣托里尼岛二首

暖日起暝眼，匀风对窗楼。浮天侵海色，倚槛识归舟。薄晚与云浮，开襟展气收。花墙因月白，逝水和光流。圣托里尼岛是传说中沉入海底的阿特兰提斯古国仅存的部分，位于爱琴海基克拉泽斯群岛的最南边，面积96平方公里。这里是世人公认的世界最美丽浪漫的地方之一。岛上各处，从首府费拉到伊亚小镇，所有房子都倚崖而建，高低错落地朝向大海，且与零星点缀其间的教堂、风车一起，呈统一的蓝、白两色。而几处仅有的海滩，却因火山地质，呈少见的黑色。由于受限于地势，岛上的洞穴酒店和迷你泳池都甚局促，街道尤其狭窄。但饶是如此，两边开出的商店、餐馆和酒吧，仍能吸纳来往不断的游客，以至从白天到深夜，一直人头攒动，灯火通明。当然，最吸引人的还是这里的日落。当攀上伊亚教堂背后的城堡，等看太阳落向海面，整个岛会一下子安静下来，时间与呼吸都趋于停滞。直到夕阳的余晖涂抹上远方的天际，人群中掌声和欢呼声轰然响起。说起来，不是每个人都有足够的强大来面对海与落日的，因为它们不只有宁静，还常能在不经意中，带给人方生方死的微哀。所以，夹杂在忘情相拥的新人中间，你间或也能得到，有的人静如雕塑，只是死盯着眼前的落日，并葬它于心海……

多了，如何按历史的真实性、村庄的完整性、生活的延续性进行保护和拯救，任重道远，刻不容缓；还需政府的推动，政策的支持，村民的配合，在新时代建设的大格局中，走出一条科学保护、传承发展之路。

花儿们开了，它们按照季节自然规律，正当地开着。它们各开各的，没有事先通知谁，也没有拿捏着姿势等谁准。静静地，悄悄地，按部就班地完成春天里自己要完成的一项工作。但几乎在一夜之间，它们的世界从之前的门可罗雀，骤然变成门庭若市，人们或举着相机、或举着手机，对着它们“狂轰乱炸”。还有要跟花儿比美的人，把自己跟花儿框在一起，妩媚地笑，娇羞地笑，使劲扮可爱地笑……

花儿很无奈，它们真的不想和任何人飙颜值，攀美貌，它们就想默默地完成自己的使命。可是，它们会被爱美的人们捏着脖子和脸蛋合影，它们被掰过，掐过，面容枯萎。尊重，请不要轻易去打扰，在远一点的地方，抑或是背影里，默默地关注就可。爱，请不要随意去搅扰，珍惜彼此在一起的时光，也更珍爱彼此缺失时光里的倾心思念。

善待花开

孙逗